

小本小說

車中語

商務印書館印行

# 家 庭 教 育 之 利 器

十 二 三 五

五彩精圖方字一盒

八 角

五彩看圖識字二冊

二 角

一面有圖

一面有字

兒童觀之

自然識字

五彩家庭教育畫三冊

每冊七分

五彩兒童教育畫

三十冊

每冊七分

圖畫精工

文字淺顯

稍識字者

皆能明白

▲▲以上四書為五六歲兒童之

用

童 話

第一集 十六冊

每冊五分

五彩幼稚唱歌二冊

每冊一角

五彩幼稚遊戲二冊

每冊一角

▲▲以上三書為七八歲兒童之

用

童 話

第二集 五冊

每冊一角

少年叢書十冊

每冊一角

少年雜誌

月出 一冊

每冊八分  
全年八角

▲▲以上三書為十餘歲兒童之用

五彩加法盤一份

一 角

五彩九九數盤一份

一 角

▲▲以上為兒童習算之用

874.57

330

3



3 0605 8409 5

車 申 器

小說  
車中語

第一章

某晨。天氣祁寒。有一人。軀短小。外服甚寬博。領承其領。項圍絨帶。赤色。立劈開。得之。格羅登咖啡肆前。欣然言曰。敢問某君。乃待泰來軋甫車之至者乎。曰。然。吾渴望其卽至。久待於斯。寒不可忍也。答者爲一美少年。年可二十餘。其被服舉止。固儼然上等社會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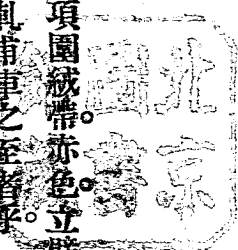
車瞬將至矣。言者加手於冠。爲一擔夫。

肆中書記方出門。謂諸客曰。外苦寒。室中甚溫暖。盍入而向火。

少年曰。否。吾將去之。

短小者曰。予尚可耐寒。然車未至。終不能去。不如入而向火之爲得也。

少年暖手衣袋中。往來無停趾。曰。吾不寒。君請自便。彼初時固言寒不可忍者。此時語適相反。蓋躁急之至。不自知其矛盾也。



少年又似問非問曰。吾意車於六句半鐘啟行。

擔夫曰。七句耳。

短小者曰。若曹殆每以七句鐘告汝六句半耶。

少年曰。吾深冀其能不失時也。

擔夫曰。七鐘屆矣。車來矣。是時車果現於聖乾姆街。止咖啡肆外。副御者立馬側。正御者釋轡。自其坐下。入書記室。擔夫等爭以箱篋。擲車中。尚有客數輩。或躑躅途中。或擁火爐側。皆趨而就坐。

內坐耶。外坐耶。主車者。手旅行券。自室中出問之。

少年急曰。內坐。

短小者曰。若是則我輩可促膝談。不患岑寂矣。

少年不答。竟若甚不愜意者。然仍同入部署。竟主車者。卽就坐發行。止。呼者爲一女子。

咖啡肆外人咸呼曰。嚶嚶。

女曰。此車非往培士者乎。

管車者曰。外坐無餘位矣。女悻悻曰。無餘位耶。又自語曰。吾家約翰。前星期嘗取外座。吾見其載於日記册者。主車者微哂曰。果若是乎。然汝必居內坐。卽呼曰。別而導之入。迨途有下車者。再易可也。

於是車復前。內坐凡三人。餘在外。轆轤然出哈地公園。三人者皆默有所念。意不外屬。無賞覽沿途景色者。

女子司攀克者。自步兵約翰所來。女夙與相得。自六閱月以來。無日不思與之結婚。而約翰則漠不置念。竊不解其何故。且今晨約翰竟擁被室中。並陪送上車之勞。而畏之。其居心可見。思至此。心轉恚。擬擯棄之。永不置心。目中意定。卽移其情於一未見之步兵。以意度之。必爲一修偉靈捷和易可喜之少年。蓋就其所見。覺凡爲步兵者。其性質概如此。又思一見後。必爲其所深戀。蓋以爲是。

乃步兵性質。可以不出所料者。於是心竊自喜。以爲此後而猶爲人所呼曰密司。未嫁者之稱司攀克不曰麥姆。已嫁者之稱司攀克真不自解者矣。

短小者之念則又不同。渠業律師名必烈。有老人誣諉之。有所購辦。渠出任其事。默念老人爲一極有聲譽者。且資產富厚。倘所事愜其意。則必烈之名必能附其遺囑之末。思至此竊竊自慶。又思此事卽不能得而爲此。有一無二之人。所信任則己之名譽必增生業。必盛。老人必爲之揄揚而延引之。使咸知吾必烈爲李文司東越司。越司噲尊稱之經理人。其幸快爲何如耶。必烈此念雖未宣諸口。而鬻然笑色已流露。不自禁。幸同坐者各有所思。俛首不見。不然必呼之爲幻想家也。

時少年所思其急切亦不下於二子。然姑置勿言。

必烈既愉快不能自己。遂加管鑰於其意念之門。而啓其唇吻。謂少年曰。約九句鐘。車必停駛朝食矣。少年若未聞者。不之答。必烈雖失望而興趣不少。挫如

白。拉。滿。人。之。以。米。易。雞。者。遂。又。顧。女。子。曰。密。司。乃。徑。往。培。士。乎。攀。司。克。曰。然。於。是。互。相。問。答。司。攀。克。坦。率。無。隱。諱。自。陳。嘗。供。短。役。於。某。婦。後。婦。欲。終。傭。之。嫌。其。傲。慢。放。蕩。故。舍。而。他。去。且。云。凡。婦。人。之。類。此。者。皆。不。願。爲。供。使。令。云。

迨。停。車。朝。食。語。始。息。膳。畢。復。行。則。第。四。坐。又。來。一。客。必。烈。見。之。良。喜。蓋。客。亦。健。談。論。者。年。三。十。有。五。服。雅。整。容。和。藹。言。語。尤。誠。篤。相。見。後。客。觀。述。已。事。謂。梅。鄧。海。之。鄰。邑。有。地。出。售。嘗。詣。其。所。觀。之。自。島。之。此。端。以。達。彼。端。察。閱。殆。遍。則。所。謂。川。水。如。銀。垂。枝。如。線。芳。草。如。茵。種。種。勝。概。皆。係。拍。賣。者。故。作。欺。人。語。以。登。諸。廣。告。者。言。次。若。甚。忿。恚。又。執。筆。繪。其。地。之。表。延。及。景。色。詞。氣。蘊。藉。娓娓。可。聽。使。聞。者。不。能。不。豔。且。敬。必。烈。固。不。必。言。卽。司。攀。克。亦。同。此。歆。慕。獨。少。年。仍。默。然。深。念。所。言。漠。若。不。聞。

必。烈。心。默。忖。其。人。不。憚。跋。涉。欲。求。一。壯。麗。非。常。之。地。終。不。能。適。如。其。願。是。其。擁。賞。廩。厚。必。非。平。常。可。擬。者。特。不。知。誰。爲。經。理。耳。脫。有。人。承。其。任。以。徧。求。其。所。欲。

卽不能得地。而其人幸免勞役。不爲炫售者所給。是必其心所深願者。總之必烈。此時所念。與司攀克。不謀而合。司以爲吾身惜。不能與此客有所關係。否則其不竭之貲財。於吾身方來之命運。必大有影響。而必烈則竟以爲客之錢篋。於吾之衣囊。將來當有極美快之交接。於是待客言稍息。乘機道之隱露。其身實擔荷重任。而又精明老練。莫出其右。以故爲人辦事。樽節經費。絕不虛糜。並云客欲置產。似不可不善擇一人。以資襄理。第求其可勝任者。亦難其選。竊不自揣。生平頗爲人所見信。數年來。凡代任諸事。皆幸能應手。從無受愚於人。亦無愚人者。語次眉軒。然有自得色。以之自銜自媒焉。

必烈此言。凡不留意者。固入耳不聞。而後來之客。則似深爲所感觸。遂設爲種種紛繁雜亂之事。與必相問答。謂君抵掌而談。具見老於任事。鄙人亦深願有幹練如君者。爲之措置。云必受此稱諛。不覺五中盪躍。遂宣其祕密曰。予此行實往沙茂賽歇。爲見託者。勾當一事。此人富至巨擘。振振有聲。卽大李文司東。



也。言時手置口側折腰就客耳。然其聲至高朗在車中者固莫不聞之。在必亦正恐諸人之不屬耳也。然當時諸客其感觸皆極平常。若司攀克生平固未聞李文司東名。不知爲何許人。故屹然不動。少年則徐回其首。似習知李文司東之爲巨富者。然一回首卽復不顧。若不欲再聞此論者。獨此後來之客則瞿然驚問曰。信乎。君誠駭吾。吾雖與李文司東不相識。然稔知而勒米爾。乃其經理人也。必烈聞言。意客似微有不信者。

乃曰。然理其大概而已。於大概事。彼誠用而勒米爾。若特別重要者……言至此。領其首意。若曰。必屬諸子也。

客遂備問李文司東之起居行事。一若其資財之富。名譽之重。有不能不動人好奇之心者。必則一一演說之。揚揚作暢意狀。

客曰。尙有一事爲特別而可異者。吾聞其立志不書遺囑。有諸。

必曰。是誤也。彼遺囑已早立矣。言至此則蹙其眉。闔其脣。目注室隅。不釋意。若。

曰。吾不復言矣。汝就所言者。細玩之可也。

客復莊其聲曰。聞君言甚喜。蓋吾昔日嘗言。雖不與李文司東相識。并不與李文司東所相識者相識。然以彼之巨富。不及早圖之。以與其所厚者。忍使他日入於不當得者之手。是可憫也。蓋吾素知其鬪績。猶虛並知其尙未有室耳。必曰。然彼誠未娶。

客曰。以吾思之。世間之手致巨富。如李文司東比者。必有貧乏戚族。或得其扶助。稍致豐裕。由是以觀。與其以資產盡歸於任意揮霍。漠不知恩之浪子。何如散諸貧乏戚族耶。吾深幸李文司東能賴君教言。而勿蹈富人之覆轍也。

必曰。吾未見富者而能受人之規勸也。設以李之巨富。而無一司得浮和闌銅貨名。不歸諸夫己氏。然其人既非戚屬。且爲生平所未見。又爲其生平所不欲見之

人。然則君以爲何如。吾之意非謂果有是事。特理想所及。不知巨富者果有此等事否耶。

客曰。噫。爲未曾見者。爲不欲見者。是真吾生平聞見中最可異之事矣。然則其  
原因如何。其關繫又如何。

必烈曰。否。否。無所謂關繫。吾前已言。非其戚屬矣。是少年不過一老同學之子。  
是同學。又不過一貧苦之牧師。每年所入未嘗逾三百金。而是少年亦不望能  
得其資產也。

客曰。其名爲誰。

必率爾而對曰。裘來蓋治。

必道此名畢。其意不過欲自顯其爲李文司東所信任。故能深知其鄭重祕密  
之事而已。且性好喋喋。又爲同行客所餽問。乃自表而裏。自此而彼。興味有餘。  
智慮不足。遂一瀉無餘。及旣言後。始自悔輕率。目視司攀克。司方閒眺窗外。容  
色漠然。一望而知爲無預於李文司東所傳遺之人者。乃又回睨少年。則其容  
色之駭愕。殊出人意料。必烈摩其手指。實不解此少年何忽驚異若此。且驚異。

中又含怒色。復視其所與共語之客。則色亦驟變。有恚憤形。必索然無味。悔不可追。遂立志於車中。堅守緘口之戒。不復啓齒。然晚矣。

少年駭且忿。目注必烈。如觀奇物。然仍嘿嘿無語。所異者。最好談論。對不絕之客。亦噤口無言。及車抵馬勃羅。司攀克始謂此間是培士否。問時。目視衆三人中。莫有答者。皆低首不發一語。時雲氣厚。頗有雪意。餐畢已薄暮。遂各趨室隅。或就寢。或假寐。而司攀克似好夢最酣。及車抵培士。戛然作響。司攀克寤。車中人咸自窗內窺望。及至豁赫德門。車晝然頓止。聞呼曰。客之往培士者。今已至矣。

是時主車者挽其馬。方欲啓門。令諸客出。有一人探首入車窗。似欲覓人。然諸客皆在暗處。見不甚晰。

其人斷續言曰。有一函交客之自此車來者。

諸客雖在暗處。而外望頗了了。少年急出其手。若與來人相識。而又知函之必

屬於己者。

必亦揚手呼曰。且止。正望有信以迎吾者。或此函其是耶。來者答曰。否。蓋是時已見少年面。謂必烈曰。是致此君函。是裘來蓋治君之函也。

## 第二章

斯人之名。真有出於意外者。來者言甫畢。而少年已立階砌上。謂來者曰。取吾行囊。攜之歸。吾知囊在車篋中也。歸告吾父。吾行即至矣。來者以手加冠曰。主人急欲見君。幸勿他往。

少年曰。汝即以吾言告。汝知否。狀若甚躁急者。即旋踵而去。必自其後亟呼曰。某君……某君……請……許吾……告汝一言……一言而已……請許吾。

裘來蓋治曰。予甚匆匆。請俟異日。

必曰。不費君時。一言而已。君若許吾。吾將行於君側……吾聊盡吾言……若事誠非逆料……不期而遇。實出意外。不幸至此……吾真有罪。吾若審思於前而言之。吾將自斷其舌。然吾不自恕也。吾言此時。實未慮其後。李文司東君若知之。或改書其遺囑……

裘曰。吾意彼不用汝。以改書其遺囑也。

必曰。是誠然。如吾者何足言。然君則失此巨富……千萬之巨富。億兆之巨富……李文司東君老矣。或數年。或數月。其令人涎羨之資財。不可思議之快樂。皆屬於君。一旦失之……不過以……而失之。

裘以修偉靈捷之少年。其步履之疾。與競走無異。而必則適與相反。且行且語。氣息僅屬。焦急益甚。不得已。挽裘臂。竭其肺力大呼曰。幸稍待……願以上帝之故而稍待……稍待。吾與君言。

裘無奈回首曰。欲吾何爲。

必曰。吾願君慮其後也。

裘曰。吾無暇慮其後。況言者爲汝。則汝當慮其後耳。總之汝欲吾何爲。請速告。必曰。吾欲君不以此祕密事宜諸口。吾願君不以吾所言者告諸人。

裘曰。異哉。吾自念智慮尙足。以及此。頃之大言於車中者。爲汝乎。爲吾乎。夫李文司東。雖坐擁巨資。曠世無其儔匹。而天性孤峭。不樂聞人議論。設誠如所言。而改易其心志。則吾之過乎。抑汝之過乎。吾願汝自今而後。亦如吾留意。亦如吾緘默。則受賜多矣。且汝又安知彼車中客。不盡以子之祕密。遍揚於培士翌日晚報中。卽備載其事。傳諸遐邇乎。

必曰。吾深望其不然。且以彼之立身處境。當不至作此誤人之事。雖然。吾將急返。與之共談此事。竭力以得其垂允也。

裘曰。然則汝其速往。並願汝將來言談酬酢間。勿如今日之鹵莽也可。

必曰。必如所命。君請釋懷。於是必返身至豁赫德。而裘亦縱步馳去。欲補足其

談論時所費去之時刻也。

必既抵豁赫德旅邸門。則車已啟行。赴勃列司都。彼富人及女。或已乘車而往。抑尙在培士肆中招待人。莫能答。惟云彼女子似呼擔夫攜其篋。若富人則實未之見云。然則事已無及。惟視乎彼客之識見。思慮如何而已。心益忐忑不已。以爲彼客問語草率。且又樂偵人之祕密。恐未必能緘口無言也。既念徒思無益。不如置之。遂百計自遣。終不能復還。其獨念時之愉快矣。

必既悔恨交至。所食威爾斯兔肉。遂停積於中。達旦未能安枕。思既擾亂。體亦不寧。蓋其所爲微特裘之美運。因以損失。且并己之絕妙機緣。亦從此破壞矣。又念車中女子。凡吾所宣洩之祕密。與夫關繫之鄭重。彼非茫然不解。特察其狀。實不甚措意。可以無慮。所不能忘者。此後來之客。次日復出而訪與談之客。如獵者之捕鹿然。盡其全力。察緝殆遍。皆無所遇。遂又自恨未。知其姓名。不然。以彼聲譽。無難跬步得之。必於數日間。殫精竭神。專注此事。後詢之主車者。亦



不知蹤跡。乃不得已返倫敦。

裘既辭必烈。疾越數街。至郭外抵一屋。曰潑勞司拜克潑來司。意即佳在昔頗景之地。有逸景。今則鱗比櫛次。衡宇彌望而已。

裘目注樓窗。有燈光隱隱。透射於外。乃自語曰。伊人未眠。是尙可喜。今日若猶不獲與相見。吾將積想爲癡。及門。乃剝啄之。

吾欲與密司台林相見。或未晚乎。此裘與一婦人言。婦舉止狀態。一望知爲主婦也。

曰。然猶未晚。乃讓之入。又曰。君今日儘可與相見。然恐不能常相處矣。吾意君已聞之。女子如台林者。其品格容止學問心術。無一不臻完善。而遭際艱難。至於如此。一旦脫困苦而處安樂。則亦其分所應得者。夫台林之茹苦耐勞。絕無尤怨。舍吾外。尙復誰知。台林近益食少。屏餅餌肥甘不御。僅以一棧茗。一枚雞卵。藉資營養。幸與韋司登愛好無尤。韋君乃完美君子。且家計沃饒。必能增其

幸福也。

婦言時更燃別燭。裘不待其辭畢。急取燭登梯至台林室。時婦人未納之。語猶不絕於口。室中女見門外燭影發柔美之聲。曰：是密司屈來司末納乎？

裘入見案上僅置一暗淡之燈。台林默然坐作繡。因呼曰：愛密蘭勿恐。愛密蘭即

台林

女曰：蓋治乎？

曰：然。吾來恐非汝所及料。抑亦非汝所願見也。

女曰：誠不料爲汝。吾聞汝父言汝遊獵旣畢。將以假期之餘日消遣於倫敦。

蓋治曰：誠然。吾嘗欲暑假期於倫敦。父言非謬。是吾過也。

女曰：然則又何以來此？

曰：吾在外易爲人所惑。置且所信託者已漸不如前耳。

女曰：所謂信託者何也。言時目注裘面。

曰。無他。汝之愛情耳。

女淡然曰。汝所不釋於懷抱者。乃如此。是亦大奇。

裘曰。吾斷不至疑汝。然汝意以爲吾恕置也。吾信綦深。戀綦切。汝母疑。

女曰。誤矣。汝愛情固於吾不薄。且所以願吾者亦甚。至吾非不知感。且正期汝得幸福耳。

裘曰。愛密蘭。是可信乎。言次。歛於椅。強曳台林坐其側。曰。吾不能信汝言。然吾非敢施強暴。不過欲確知吾命之何如耳。

愛密蘭曰。然則如之何。

裘曰。無他。請汝決之。韋司登之富。吾所知。吾之貧。又汝所知。昔日吾與汝共矢。旦旦。謂愛情永無斷期。然誓言安足以繫反覆者之心。汝心果變易者。尙復何說。汝日後將知之。特自誤耳。然吾終以汝爲可信。吾終以汝爲不忘舊誓。愛密蘭欲犧牲其身於貧子耶。抑欲自鬻其身於豪家耶。

愛不待其辭之畢。曰。何哉。汝所謂豪家者。意謂溫飽乎。則非吾所願。亦不欲犧牲吾身。吾本不愛韋富。亦未嘗謂韋必一意愛吾。惟韋年已長。欲得一和愛忠誠之侶。吾亦欲有家。且欲求足以扶護吾者。以韋品行可嘉。韋亦欽吾勉行義務。總之我二人聯合。皆深思熟慮於前。或者能快然無憾於後也。

裘曰。然則汝心果能別無所繫戀乎。幸告吾。吾知汝勝於汝自知。吾知汝心志不易變。愛情不易易。如前所云。吾亦不免臆度太遠。然汝終以吾爲翫置。故有所悻悻於心。然汝誤矣。汝若竟棄從前之盟好。舍此適彼。他日將自悟。將自悔。將使汝身爲悲慘不幸之身也。

愛曰。否。否。吾能盡義務。則日後必有幸福。此吾所可必也。然言次。已脣顫動。聲呃噎矣。

裘曰。否。汝何能然。若汝之心。果以吾久不至。或以吾銜恨之故。陡將吾身影象。擲出於汝腦印之外。汝或者將見汝所謂義務之幸福。要亦爲一淡然無味索。

然寡歡之幸福而已。及身當此境而始悔之晚矣。汝雖欲如今日。其何能得。總之汝斷不能委身於韋司登。脫不聽吾言者。則洵一犧牲耳。一可恨之犧牲耳。一可恨之犧牲耳。一可恨之犧牲耳。女聞言悲呼曰。嘻。裘來。汝竟若此。堅執耶。竟若此。悍酷耶。言竟決瀾不已。

### 第三章

裘是晚在台林家。卽舉律師必烈之大秘密事。悉以相告。並謂汝從吾。則他日之榮富。自未可量。於是二人遂相訂約。台無如何。惟有求韋司登君。逾格涵容。屏棄前議而已。蓋台於二日前與韋婚事。業有成議。今不得已求其毀約。此屢棄前議之說也。然事之進退維谷。實非己意。若仍嫁韋司登。則後患恐難逆料。此求其逾格涵容之說也。在台林之心。固極悲痛愧慚之至。然深知韋司登夙志淡泊。天懷廓然。雖一旦驟失所愛。不能無介介。未必久而不釋。況韋宅心仁厚。必能信其所言。斷不忍使之居於羝羊觸藩之勢。且富於理想。斷不肯圖目。

前。之。樂。至。日。後。受。患。無。窮。是。時。轉。輾。思。維。百。感。叢。集。次。日。馳。書。於。韋。盡。以。己。意。告。之。自。是。而。後。台。之。悲。苦。艱。難。日。甚。一。日。其。於。裘。雖。明。知。此。事。不。合。於。理。不。得。不。委。曲。順。從。裘。美。而。機。警。多。才。藝。善。辨。論。然。性。猛。而。愎。不。足。依。賴。揆。之。前。二。三。年。中。忽。置。台。林。之。情。狀。已。可。概。見。台。以。見。逼。不。獲。已。堅。守。前。盟。自。此。而。後。將。日。就。淒。清。絕。無。聊。賴。矣。

裘。本。一。窮。牧。師。之。子。牧。師。困。不。能。自。存。命。裘。入。惡。克。司。浮。學。校。冀。得。有。文。憑。而。後。已。台。林。之。父。則。爲。武。員。生。時。頗。奢。侈。死。遂。無。以。遺。其。妻。女。所。賴。以。活。者。國。家。恩。俸。而。已。台。有。殊。色。且。備。受。教。育。年。十。七。與。其。孀。母。相。依。既。貧。困。婚。事。因。以。延。阻。未。幾。母。亦。死。台。素。賴。母。茹。苦。耐。勞。恩。勤。顧。養。至。是。愈。益。伶。仃。賴。裘。時。時。撫。慰。之。未。幾。裘。眷。顧。日。衰。詣。培。士。時。甚。稀。簡。卽。至。亦。不。旋。踵。而。去。始。猶。時。通。函。牘。繼。漸。疎。終。遂。杳。然。台。遂。不。復。知。其。狀。况。惟。有。時。於。乃。父。處。略。聞。一。二。語。而。已。是。時。台。之。悲。痛。日。甚。一。日。處。境。之。艱。亦。如。之。母。死。後。僅。存。薄。蓄。消。耗。已。盡。恩。俸。

所入。又不足以資生。裘愒置既久。似非惟毀除前議。且深利台之離邊者。裘父明知二人婚事。將成畫餅。遂爲台一一言之。台遂與韋司登伸約。詎知裘聞信。自倫敦歸。死灰復燃。而韋事又無望。不然。數日後台已儼然爲富人婦。且可永享幸福矣。裘雖阻其事。然自知貧困無力。卽如必烈所言。亦難保李文司東不易其遺囑。縱能不易。而他日富厚。何補於今日窮空。語云。二鳥在林。不如一鳥在手。想望中之一百兆。不如囊橐中之五百鎊也。

裘轉輾思維。於其父室中往來蹀躞。忽憶愛密蘭當日誚讓之語曰。汝竟若此堅執耶。竟若此悍酷耶。不禁愧憤交作。自語曰。事誤矣。悔無及矣。今日至要之務。在有以補救之耳。沉思久之。曰。補救之道無他。惟有速娶。遂白諸父。許其暫居。惟克爾治。牧師之居處。曰。惟克爾治。待獲有文憑。及台林得有自贍計。而後徙居。父聞言。蹙然。不得已許之。及語台林。台雖允諾。雅不欲其急娶。蓋思及與韋毀約事。心滋不安。遂以六閱月爲期。謂此六月中。俾裘可畢業學校也。議定。裘父遂力求

生財之法。俾日後得資贍養云。

#### 第四章

李文司東。或曰鄔備。其戚屬所稱也。與裘來之父蓋治。嘗同學於混謙司得小學校。既而又同學於惡克司浮大學校者也。二人均爲窮牧師子。咸藉教堂爲生計者。既而李有至戚在印度擁資巨萬。馳書招致李。遂舍其所治之神學。及希利尼字典。往就之。冀得一相當職業。二人交誼雖篤。而自此後。竟久不通音問。一日蓋偶讀報紙。始知李已返自印度。擁有巨資。蓋意欲重申舊誼。繼思一富一貧。相去懸絕。顧影自愧。遂不果行。既而李偶赴其任事之某律師處。見案有名刺。審之爲裘來。蓋治憶爲故交。叩之律師。始知裘來卽蓋治之子。遂命律師必烈。繕一遺囑。盡以家產屬裘。然此事祕密異常。非必烈揚言車中。卽裘亦無從知悉。故當日始耳李名。不過習聞其富。又知與老父有交誼。稍舉其首。旋又沉思及聞遺囑中。卽係己名。而二人言語間。均有不滿李文司東之意。不禁



喜。出。望。外。又。深。恨。必。烈。多。言。迨。必。烈。追。與。之。言。裘。遂。以。緘。口。戒。必。烈。且。恐。後。來。客。之。徧。揚。於。外。又。囑。其。返。戒。之。是。裘。固。已。深。知。其。事。之。非。妄。也。裘。歸。告。其。父。蓋。亦。深。信。之。然。以。李。天。性。怪。僻。其。作。事。往。往。出。人。意。表。難。保。其。日。後。終。不。改。易。且。日。後。之。事。無。補。目。前。遂。命。裘。當。以。一。身。之。正。務。爲。急。無。以。此。事。縈。懷。裘。來。諾。之。卽。回。惡。克。司。浮。冀。畢。學。業。

李文司東之居於堡得倫地也。一室中陳設悉具。備極華美。李據一輦椅坐。印。度。報。紙。纍。纍。積。若。牛。腰。有。時。取。覽。爲。撥。悶。計。其。被。服。常。喜。櫻。色。襪。長。及。膝。年。六。十。餘。神。氣。奕。奕。容。色。溫。厚。鼻。若。鉤。然。目。小。而。朗。短。鬚。繞。口。脣。緊。闔。見。人。輒。欣。然。笑。足。以。見。其。人。之。固。執。也。

有一中年婦。面爐火坐。繫青紗巾。衣綠色。領口欹斜。胸著牙籤銀練。偏置於左。肩。上。貌。寢。而。服。又。離。奇。乍。見。之。未。有。不。掩。口。胡。盧。者。本。李。疎。族。家。貧。乏。少。嘗。至。印。度。覓。其。夫。不。獲。乃。詣。李。爲。操。家。政。李。獨。身。居。苦。岑。寂。婦。侶。之。李。卽。有。疾。婦。看。

護備至。東年老重聽。欲得一傳語者。而性又惡喧嚷。大音聲者。卽不樂聞。惟尼該卽此婦名李文司東所喚也能以適當之聲。合其司聽之神經。李嘗樂爲引耳。且既有尼該爲之傳語。則凡所不樂聞者。皆可屏諸耳外。嘗謂尼該曰。吾所欲聞。或不可不聞者。汝言之。其無足重輕。或爲吾所不樂者。汝其毋瀆。故李雖重聽。而得無廢事者。尼該爲之也。

尼該性穎悟。且誠厚善解主人意。凡有所白於李者。不肯稍弄狡獪。一語經其口。卽委婉異常。能曲如言者之意。以曲投乎聽者之心。李亦深信之。未嘗稍有所疑。或有時來言者。偶失當。尼傳如其語。李惟歎言者之不善於辭。不以爲擾。一日李謂尼該曰。觀時計爲何時。

尼該仰視爐架上之金色鐘。曰。式歐尊十二句矣。

李曰。然則彼奴何猶不來。吾許其於八句半鐘來。見彼將以何事語吾乎。尼曰。吾不能逆度。

李乾笑曰。吾必有辭以答之。爲汝所萬不能想及者。

尼曰。彼欲見從父耳。卽無事而猶子見從父。固情理中事也。

李曰。咄嗟從父乎。彼不過欲假貸而已。

尼曰。彼云非是欲報要事耳。

李曰。吾不之信。如彼奴者焉能知要事。誰告之。誰肯以要事相託。

尼曰。彼或者自得之。亦未可知。

李曰。然則非其真矣。卽真。吾亦不之信。吾生平不信人言。而彼奴爲尤甚。

尼微高其聲曰。君生平不信人言。有叩門者。彼其至矣。

李遂謂尼該曰。汝坐於此。而以汝椅令彼坐。則汝可以所言告吾。吾實不耐聞彼之聲也。

尼從之。俄門啟。一面目黧黑之步兵入。是卽格來武李文司東入室後。狀殊懇切。出其手欲向季父起居。

李不之答。惟指椅令坐。是時其鼻愈曲。目閃閃。上下脣嚴閉。如有物以鍵之者。然來人亦不易挫折。未就坐。先向爐火磨其手。謂今日天寒。爲入冬所未有。寒暑計之。低降亦未有如今晨者。

李不知其所言爲何。亦不欲問。少選。謂尼該曰。彼何所欲。

時格甫就坐。聞言卽起立。就言曰。吾有至重要事。謹以聞。惟叔父一人耳。可聆之。

李曰。汝告諸尼該可也。

格曰。茲事重大。不如叔自聽之。

李曰。吾不欲言。次卽手報閱之。

格殊失望。微露不豫色。曰。是叔父事。非吾輩也。外間有洩叔父之祕密者。願留意。

李曰。吾無時不留意。吾亦未嘗以祕密託人。故無能洩吾之祕密者。

格曰。幸。恕。吾。有。律。師。曰。必。烈。者。……

李。亟。曰。彼。如。何。……初。時。決。意。不。欲。聞。猶。子。之。言。及。聞。必。名。始。稍。駭。詫。

格。續。言。曰。彼。喋。喋。談。叔。事。不。休。且。自。詡。爲。叔。心。腹。也。

李。呵。曰。妄。哉。必。烈。

格。曰。彼。四。處。揚。言。謂。叔。已。立。有。遺。囑。矣。

李。曰。彼。以。此。告。汝。乎。

格。曰。然。彼。非。特。謂。叔。立。有。遺。囑。並。叔。所。欲。傳。產。之。人。亦。喧。傳。於。外。也。

李。曰。若。是。則。汝。必。叩。以。承。產。者。爲。何。人。幸。語。吾。彼。嘗。以。吾。所。欲。遺。汝。者。告。汝。乎。

格。曰。否。且。吾。亦。不。之。問。也。彼。言。叔。所。欲。傳。遺。者。乃。一。不。相。稔。之。人。名。蓋。治。叔。思

之。彼。蓋。治。乃。適。坐。於。車。中。者。

李。曰。然。則。汝。所。事。畢。矣。

曰。然。吾。自。念。以。此。告。叔。乃。吾。當。盡。之。分。也。

李手執報紙。色淡然言曰。汝母自苦。凡蠢者所言。莫有可信者。以所言皆無效耳。

格曰。何哉。夫以一已祕密之事。而使舉世咸知之。恐人人不樂其有此也。

李頷之曰。吾之祕密。莫有知者。故不患其舉世咸知。吾今欲閱報矣。汝倘有事。當告尼該。

格遂取冠起而告別。低聲謂尼該曰。吾叔信必甚深。似斷不虞其有此者。吾之意。欲防微杜漸耳。吾願叔語必當慎緘之。蓋一事可言。則事事皆可言矣。

尼該曰。誠哉。汝所言。吾必語之。

格又曰。此事非與叔有關。則亦任其遠播。吾可不與聞。惟其以叔之祕密。喋喋於客車中。故吾聞而駭甚。願叔有以戒之。務使其不洩而後已。

尼該曰。吾必語之。汝其母疑。

格甫出門。李問尼該曰。彼何所言。

尼曰彼云此事若無與於君渠必不干預渠意欲防微杜漸勿使僨事耳蓋聞君祕密於客車中故駭懼殊甚也

李曰吾信其言彼必與蠢然之律師同行渠誘之使言可無疑也彼若來訪云吾外出可矣

是晚李於就寢前裂必烈所繕遺囑而投之於火

第五章

一日裘之友萬五者晨起詣裘寢室呼曰汝真懶犬哉西人以卑劣之小蓋裘人為犬蓋戲語也

每晏起是晨猶被褻衣足靴睡履箕踞而坐口一雪茄案置獵鞭彈帶中藏藥彈束之

於拳套利劍並文具展一紙上書數字曰愛者愛密蘭某慚不能自己數字蓋

欲作書與台林而未竟者壁懸有長戈手槍獵衣鉛彈等間以印畫如馬遊原

野壯士拳擊之類爐架上積雪茄盒並吸煙筒曲直大小形式不一又有葉子

及五木具隨意雜置之

萬曰。汝於試時。何所望。吾願聞之。然輟學久矣。奈何。

裘曰。然。吾誠輟學。汝手中所持者。今日報紙耶。幸示吾。

萬卽以報紙與之。曰。汝不憶前夕。韋六倍言乎。彼云。汝每見報紙。必欲貸觀。然所留意者。不過曰。生曰死。曰娶三事而已。

裘曰。彼猶過重吾耳。吾所留意者。猶不及若是之多。

萬駭異曰。然則汝留意者若何。

裘曰。喪事。

萬恍然曰。吾知之。吾知之。所望者。遺產。吾願其豐厚也。

裘曰。數十萬鎊而已。

萬呼曰。快哉。猶以爲少。眞一亨通之犬哉。

裘曰。吾或能爲亨通。犬未可知。然茲事反覆甚多。

萬曰。茲事固不妄乎。



裘現得意色。一若瞬息間。可置身重要者。遂絕不思索。答曰。然。茲事豈有妄。吾若長在人間。吾必能享之。然人壽幾何。念之快。快。萬曰。死云乎哉。凡身擁數十萬鎊者。其死固不易。裘曰。是正予之所快。快者。擁數十萬鎊。死固不易乎。裘意蓋深慮李文司東之不早死耳。

萬曰。吾意謂少壯者耳。若夫已氏。則已衰老。

裘曰。然。彼僑居印度甚久。足以損其體氣。

萬曰。子毋慮。彼命必不長。必有出汝意表者。

裘笑曰。是恐不能。

萬又續言曰。然則於學堂文憑事。汝當無意欲得矣。

裘曰。然。自知無意於此。吾常有志軍事。倘得一委任。則較之束縛於素不愛好之職業。快意多矣。

萬曰。然則倩人援引。汝於好司格此軍營。出資買一委任何如。

裘曰。吾無錢。吾或者於六閱月中能爲百萬之主人。今則并一勒。潑錢小而無之。

萬曰。盍求助於彼老人。

裘曰。吾不敢。此老性怪僻。以此求之。是自取其害也。

萬曰。然則無能爲汝設法者乎。

裘曰。無之。未幾又曰。嘻。吾得之矣。試求助於代繕遺囑之律師。則如何。

萬驚喜曰。美哉。此其人矣。彼何名。寓何所。

裘曰。吾不知其所居。然訪之甚易。子試度之。彼果能助吾乎。

萬曰。豈第度之而已。彼必能助汝。其居於倫敦耶。

裘曰。然。吾亦知其寓於倫敦也。

萬曰。然則汝與吾偕行。今晚卽發。裘許之。及晚。遂與同至倫敦。凡以必烈二字名者頗少。故至卽訪得之。必烈居林高旅館中。事甚旁午。及聞有裘來。蓋治者。

來訪。不覺駭詫。遂謂閻人曰。汝以吾在室告之耶。

曰。然。客謂有事。專俟面語。

必歎曰。嘻。司密司。汝導之入。心疑不知以何事來。或者欲備知遺囑之底蘊耳。彼殆謂吾已在其掌握中。可任意窮究。脫彼用權力。吾將奈何。揣度未已。客已入。必起逆之。延坐。備極殷摯。

裘曰。去年十二月。相見於培士車中。後復握談良久。必烈君當必未忘。吾敢斷言也。

必曰。良然。吾謹誌勿忘。聞君之言。益增歉悚。吾當時冒昧之愆。實生平所未有。自聞藥石。倍加惕厲矣。

裘曰。彼同行客。君果訪得否。

必曰。否。尋求殆徧。迄未得見。然吾敢謂其必不以所聞宣洩於外也。

裘曰。然則汝於此事。無所聞於李文司東乎。

必曰無所聞也。

裘曰然則君日來嘗見之否。

必曰吾近未之見。蓋必有事見召而後往也。

裘曰李文司東爲何如人乎。

必曰善人也。惟天性怪僻。固執而多疑。且不樂人知其欲以產業相遺。更不喜人欲求得其產業。是非其氣度之褊隘。亦生性使然。

裘面作頰色曰。吾之意欲問其面貌如何。年事如何。體氣如何耳。

必曰噫。吾誤矣。彼年可七十餘。彼久居印度。迨至晚年。體氣未必強盛。產雖饒。所以爲衛生計者。雖至恐亦未必有當耳。

裘曰由此言之。不數年後。吾即可享其遺澤矣。

必曰誠哉無疑。倘君能以所聞者密藏不洩。則彼必不疑君之知其事。無論數年。卽數月亦未可知也。

裘曰。彼何所用其疑。汝可無慮。所不能無耿耿者。百穀雖蕃。吾馬已羸。金盡囊空。欲汝稍有以助我。

必駭曰。吾若於李君前。稍露其情。則此事立休。彼將裂遺囑而投之於火。或且標吾出諸大門之外也。

裘曰。吾深知之。吾亦不欲汝道之於李文司東之前。所勾汝者。欲汝爲吾擔當三事耳。一吾將來必可以得絕大之遺產。二傳產者年力絕衰。抱有風痰。及水腫之病。三吾言行信實。俟得產後。必能倍利償還耳。

必曰。汝真戲言。汝斷不欲吾爲此。

裘曰。非戲言。吾生平慎重。未有過於今日者。挽汝作此。亦分所應有之事。蓋汝云多不過數年。可以襲產。則爲吾擔當數語。庸何傷乎。

必曰。吾倘有錢貸汝。必貸無疑。其餘姑置勿言。脫向人言此三事。則知此中秘密。爾我外又多一人。吾亦何肯坐視乎。

裘曰。否。否。彼貸我以錢者。必慎守此祕密。與我輩無異。蓋非但有利於我。亦且有利於彼也。況傳產者何人。汝可以不必道其姓名。祇就吾向所言之三事言之也可。

必曰。就汝所言者觀之。汝必欲出倍蓰之息。不然。彼貸汝者何精刻若此。裘曰。是固有然。特吾之所欲者。不過數百鎊。以購一委任而已。若有千鎊。則可以綽乎有餘裕矣。

必曰。千鎊乎。言千鎊。甚易得。千鎊。甚難。

裘曰。吾告汝。吾必能得之。願汝如吾言之。

必曰。否。吾不能。吾不能。

裘作色曰。妄哉。汝何鰓鰓若是。吾以正事而求汝齒牙之惠。俾得區區之數。以視汝高談闊論。盡洩祕密於客車之中。其利與害果何如。

必曰。汝真難吾矣。吾之揚言於車中。特一時大意。過出無心。若汝之所爲。則顯

然熟計於前者也。

裘曰。其結果則無異。汝所謂一時之失言。誠失言矣。卽今日猶謂汝失言可也。然其有損於吾。則與熟慮於一二年之前而始發者。無以異也。汝冒昧於先。幾至禍我。今日正可補報於後。則又兢兢然藉口於守正矣。總之吾雖失望。而銀錢則吾所必需。汝不助吾。則吾將自詣李所。求其俛助。彼之易其遺囑。固無待言。然本欲畀以百萬之人。忽一易而爲數千鎊。況吾又爲其老友之子。彼未必不吾與。在吾則今日正渴欲得千鎊以謀一職任。乃如願以償。快然而返。又勝於數百萬之杳無期日者矣。

必見裘意甚堅。遂謂之曰。然則汝肯容吾熟思。迨明晨報汝否。

裘曰。甚善。延遲無益。然君旣欲思。則思之可。吾明日十句鐘。且與貸吾者同來。必曰否。汝母然。汝若必需錢者。則吾將爲汝代求之。較諸汝自假者。子金稍輕。容吾細思於此二者而報汝。

裘曰。今茲所言殊有理。詰朝重見。遂出。

是夕必於室中蹀躞良久。默念曰。彼若不能承襲遺產。則吾之千鎊。既出於囊。將永無再覲之期。然終不如貸之。而取其合例之息。並令書一契券。較之以祕。密事任其宣洩。而損吾名譽者。爲得計。況吾既貸之。則彼自有感愧心。或不至終呼負負。亦未可知也。

次日裘又詣必。必直言開導之。謂千鎊爲數不微。汝未必果能貸得。況貸債者。往往狡獪異常。取倍蓰重息。然汝又急於謀事。所需萬不能緩。故吾自以千鎊貸汝。言次又隱露取合例之息。及書券意。裘一一諾之。遂置千鎊於囊。欣然歸。

### 第六章

人情生平未嘗有千先令者。忽囊中驟擁千鎊。巨款其心。必以爲取之無竭。用之不盡矣。若當日裘來。蓋治者是也。彼視此千鎊。不啻祕鑰。凡人世快心之事。皆可啟而得之。初意欲買一委任。及準備正用。計六七百鎊足矣。其餘可任所



欲爲然。愛密蘭則如何。六閱月之約。則已逾矣。裘心雖愛之。特非真切懇摯。其意謂婚後。不便於己者甚多。在目前則尤甚。故決計不往禮拜堂云。

時裘同學。頗有知李之祕密者。咸盡力稱諛。謂裘實世間最有幸之犬。裘亦自覺身價日高。而謬妄急躁之心。亦日增。日甚。平日視諸同學。處境皆遠勝於己。慚妒之心。方並起。迭作一旦忽來媚我。謂有不可思議之巨富。追隨於後。雖難驟得。實且快心。又以爲身之受縛於妻子。實不啻受縛於困貧。深悔當日於韋司登婚事。不合出而撓壞之。致貽今日無窮之累。至於牧師之任。發達最遲。一舉動皆不可苟。生平本視爲最無味之事。今則益增厭棄矣。

某日夕。裘父往問教中人之喪。騎而歸。翌晨有見其臥於泥淖中者。遂昇之返。則已眩瞽。不省人事。及裘至。父遂命以當早與愛密蘭結婚。再三諄囑而逝。

裘父既歿。裘稍稍自斂。漸亦有所感動。而愛密蘭遂又得稍稍垂愛。其厭惡牧師之職。與迫欲佚蕩之心。亦少殺於前。遂欲與愛密蘭完姻。遵父遺囑。言辭頗

懇切動聽。

愛密蘭齒雖少。而數年來備嘗艱苦。閱歷頗深。不肯草率從事。至自貽伊戚。蓋深知裘非能安貧者。且與其有家而不免於貧。則不如其無有。遂婉言謝之。必待其得有生業而後可。卽不能期豐裕。亦斷不可仍虞缺乏云。裘責之。謂其愛情淡薄。否則必不忍作此言。蓋牛衣中困苦同嘗。較分居爲可耐。然愛密蘭惟固守前言。不爲所惑。裘不得已聽之。又馳書於其父之舊弟子。乞其資助。蓋其父在日。舊弟子亦曾許緩急相通也。仍擬往惡克司浮學校。一意苦學。以補曠課。冀得有文憑而後已。文憑卽教士之位以前所言皆同此是時裘與愛成就寓於裘姑某嫠婦家。姑貧甚。惟賴裘所納之賃金。以爲生活。

裘等所用。皆取之千鎊中。一時尙不虞其罄。然愛密蘭之意。則與迥不相同。雖不固却。而仍賴針黹以自給。一若疇昔然。

裘劬苦於學。數星期後。則厭怠漸萌。覺事事不適於己。夫室有美人。針縷書鐙。

幽然相對。斯亦不得謂非樂境。況愛天性溫柔。絕無怨色。雖居困境。不失靜好之風。然裘則嚮學。非其本心。特欲得文憑。別無奢望。厭倦之念。發歡愛之心。亦因之而衰。終日欠伸。注目牖外。愛自不知所策不謬。見裘煩懣日甚。憇其出游。以資消散。裘從之。某夕詣梨園。與友韋六倍及萬五相值。韋導見其姊狄佛蘭。衣服麗都。容光照灼。夫則籍法蘭西者。

韋與其姊及其姊婿附耳數語。狄目注裘面。若愛好非常。其夫亦敬禮甚。至以意度之。蓋聞韋耳語後始然者。裘亦深知之。不覺喜形顏色。一若李文司東無算巨資已歸掌握者。

萬曰。汝寓何所耶。我曹則在約克也。

裘曰。寓居郭外探病友。否則必邀諸君同降矣。君等在此約寓幾何時乎。

韋曰。僅數日而已。我曹同出遊歷。導侯爵稍覽此間風景。啟程後。則由倫敦復至巴黎。君明日十一句鐘。當來與偕朝食。

裘曰。必至時。狄佛蘭美目流盼。若深喜其垂允者。

裘姿甚美。而衣服舉止不甚入時。故狄初見時。殊極冷淡。裘亦明知之。及聞韋言。卽親密異常。於此可以見人情之重勢利矣。然裘來正深喜受人諛諂。益覺趾高氣揚。明知其非真。而姑樂之。及出園。狄與之握手話別。親愛甚至。裘掖之上車。一若訂交已久者。其夫某隨之入車。爲行鞠躬禮數次。敬逾常度。裘踴躍返。神情淆亂。妄念紛起。兩頰漸頰。目光流動。此時胸中之愉快。與軍士之凱旋無異。及見家門卑陋。又不覺索然氣沮矣。愛密蘭窺其神色。異於平時。遂問曰。君今日何往耶。所遇者爲誰氏耶。

裘曰。無他。遇數友人。皆舊同學耳。言時頗欣慰。

愛曰。盡之乎。

裘曰。盡之矣。明日十一句鐘時當往早膳。

愛曰。若曹皆寓培士乎。

裘曰。不過數日。曰。韋六培。曰。萬五。及韋之姊室於法蘭西人者。吾不解英婦胡以嫁法人。

愛曰。吾亦不解。婦有色否。

裘曰。然。目美而黑。

然則其夫何等人乎。

裘曰。貌不甚劣。在法人中可稱至美。且又爲侯爵也。

然則若曹殆爲富人。

曰。是則吾不知。彼婦服頗華。然吾不以爲富也。聞韋云。所有皆歸諸長子。他日將爲從男爵。其餘諸人。徒擁虛名而已。

然則君於何處見之。

裘曰。於梨園中遇之。吾本意欲入觀一小時。而適至若曹坐處。

愛曰。嘻。吾深願與君同往也。

裘曰。何爲。

愛曰。無他。觀劇而已。吾不觀劇者。時已久。所演者何劇耶。

裘曰。演劇乎。吾未之知。吾與若曹縱談。故不措意。

愛曰。然則吾幸不與汝偕。否則吾必不能耐。君他日肯偕吾往。必得劇場。其值不甚昂。所以厚吾者。則已至。吾自父歿後。未嘗觀劇也。

裘曰。何不可之有。言時容殊冷淡。既而又曰。尙當俟若曹啟程後。倘若曹見之。殊爲不美。

愛曰。若是則待有美劇而後往也。可。我曹終身未必有歡暢事。放縱一次。似亦無礙。

裘曰。何謂終身未必有歡暢事。

愛曰。無論貧乏。不能以供遊戲。卽若他日得牧師職。則戒律綦嚴。豈能復有觀劇之樂。與其他之類於觀劇者乎。

裘來蹙額曰。牧師乎。吾無志於此。亦非如吾者所能爲。與爲而不善。毋寧勿爲。固非吾所願也。

愛驟聞此言。知其所志。又改詰之曰。君何以而遽變所願耶。

裘曰。吾素不好牧師職。愈思則愈厭。故不欲爲。吾意欲往倫敦。冀得有生業耳。

愛曰。無友朋之助。奈何。

裘曰。韋六倍之父。在議院。萬五之叔氏。爲軍營書記。若曹遇吾厚。知吾他日。擁有巨資。聲譽必遠。出其上。脫吾啓齒者。彼將援引之。不遑。萬五前嘗謂吾若有志軍營。當告其從父云。

愛曰。從事軍中。非錢不辦。君又將何如。

裘無言。忽蹙然長歎曰。傷哉貧乎。生非卑濶。而服食居處。不得與儕輩同。能無扼腕耶。我居此污穢之圭竇中。不敢公然出入。恐爲儕輩所窺。吾告諸友曰。以探望病友居郭外。所以杜之不吾訪也。

凡在婦女聞此言者鮮有不泣下沾襟然愛食貧久見理明不作此態徐待其愧恨稍平而謂之曰裘來乎是不過如病者之外感耳汝與諸友周旋遂不免厭貧慕富是固常人所難免假使吾與若同詣其處亦斷不能無芥蒂於胸然此等意念旋起旋滅子母慮也蓋人之幸福不專在起居服食間耳

裘曰吾慕富之心與兒童之見月而號欲圖把玩之心無異彼老人指李文之遺產或不幸而如天上月終不可得亦未可知然貧者而無所希冀其貧猶可耐若萬一有所希望則中心輓輓然斷不能安常蹈故此吾所以不能不爲兒童之泣也

愛曰吾願君有以遣之遣之則心自安矣譬於此事無所聞見則固一波不起耳

惜哉裘之不能從其言愛婉轉譬喻已非一日溯裘自處姑家約二閱月較爲安穩後則觸於目入於耳者無不可厭卽室中油漆之茗具狹小之桌巾固覺



可賤。卽愛所服石竹色之棉衣。生平所視爲最美者。亦覺僅合其婢從之用而已。然則如之何。以言軍中之職。委卽使可得。亦未必有濟於事。以言牧師之職。固極可得。而又不樂爲。夫貧之困人。不殊置身狴室。事事不能自由。惟奮勉耐勞。可以斷除繹綫。而裘則未能也。亦未嘗無才。乃棄而不欲用。既乏恆心定力。其不能成事。與無才者同。況其意欲以他人所播之種。不勞而收穫之。收穫之期。又不能自必舉。凡可以致富之術。皆嫌其緩。嫌其迂。嫌其難。必總之。惟不能忍而已。輾轉思維。茫無良策。而李文司東則又鑿鑿如故也。

旣而欲往倫敦。冀覓職業。且訶李舉止并藉。與愛密蘭相離。蓋其於愛之感情。與其邇來所感者。不相融合。故決然舍去也。

愛見裘意慮迷惑。志趣卑弱。而其固執自用。尤非常人之心力所能勸誘者。惟付之喟息而已。裘白其意於萬章二人。言得同往倫敦。殊極快慰。狄尤爲欣躍。邀之同坐一車。向倫敦進發。裘見車式華美。駕四駿馬。坐於側者。又爲一胡帝。

胡天之貴家婦歡快至不能言。預度將來富饒時世之重吾敬吾趨承吾者更不知若何懇摯。蓋裘神情愉悅如置身於快樂園中。狄又再三道達誠意。言既抵倫敦後。當潔除一室以駐高躅。服食起居較爲便適。不必別尋旅邸。裘唯唯不敢固却。自此遂客於其家。而狄又以其承襲李文司東遺產事。傳播於外。於是來訪者日益衆。歡迎之情盈於目。諂諛之言盈於耳。舉凡倫敦交際會中。涉足殆徧。每日之費。遂倍蕪於前。蓋旅用膳費。雖皆可省。然旣與朋儔相還往。則服御不能不飾美。增華車馬。僉從在在需費。有時作葉子戲。撞球戲等。皆以銀錢爲孤注者。遂覺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之一千鎊。消耗甚速。蓋當時愉樂如築屋於浮沙之上。雖逞快一時。瞬卽棟折榱崩。隨浪而去也。

如是者三月。此三月中。寓書於愛者二次。大致謂倫敦諸友。禮意優渥。僉願代覓職業。爲之延引。云云。嘻。此皆世故空言。終無實效。蓋謀夫孔多。生計非易。卽有爲推轂者。亦多俛得俛失。況此輩專務徵逐。非眞爲人謀。況與裘交誼。本不

甚深。凡有利之事。自謀。猶勿暇。何肯餘光分。及既而裘亦稍稍覺其難恃。日夜自思。竟無良策。會狄以入款不敷。欲至巴黎。邀裘同往。詞頗殷摯。裘始而却之。然定識定力。終不敵外界之搖移。遂許以三星期爲限。過此則必歸培士。愛在家。操女紅。勿懈。事事儉約。賴以爲活。裘去時。以五十鎊爲之。日用既而二次。寓書謂所用不敷。可覆緘相告。愛明知其已。猶勿給。遂置不復言。卽裘所謂汲引有人。亦料其終於無濟。故裘則賴有友朋之許諾。而用度益奢。愛則知世道險巇。未可遽恃。惟有益加節約。冀勉可支持。蓋許諾與資財。無異皆無定券。可操。乃裘則視未來遺產。恍在己掌握中。而朋輩酬應。諾詞。輒信口誇張。以益增其揮霍。豈非智出人下哉。

### 第七章

司攀克在聖霍奴路之馬利師旅館中。自牖間外睇曰。噫。若人。又至矣。其主婦於早餐後。偃息睡椅中。聞言半起曰。誰耶。

司曰。是卽吾向日所言之某少年。將來得有非常之巨富者。

格來武之妻聞言。急起就窗望曰。若人何在。

司曰。甫入旅館。或今日來赴宴。亦未可知。

婦曰。吾急欲見之。彼外貌何如。

司曰。洵一顧影少年。吾生平所見。未有映麗於彼者。其鬚美而黑。齒若編貝。然

婦曰。密司格來武卽格來武之女何在。裝竟否。

司曰。麥姆已竟。今日服青色棉紗衫。吾侍之甫畢。蓋司自當日乘客車。與裴必

等相見後。卽轉輾至巴黎。役於格來武家也。

婦曰。嘻。彼不如服白色爲美。司攀克汝往告之。吾今日欲其易白色者。

女名羅林。且齒尙少。好束細腰。服極合時尚。昂其首。步態搖曳。若進若退。一則

其束縛過緊。一則自誇美麗。俾見者得徐徐領略之。然髮稀而睫白。體復拙重。

僅藉塗澤。稍掩其媿。積久自忘。其母亦相誇詡。惟藝尙不劣。凡婦女應作事。尙

能強爲之耳。

婦曰。羅林。且吾欲汝服白縐絹者。或竹青色者。較之青紗者益豔。

羅曰。是二衣。吾嫌其過美。今日服之。殊不稱。恐無人賞識耳。

婦曰。愛者乎。今日或當遇識者。司攀克幾句鐘矣。易之當猶未晚。

司曰。距午餐尙五分鐘。

羅曰。母乎。吾不欲易矣。時太匆促。況餐室中甚熱悶。饌氣又蒸騰不已。是必使

吾兩頰作頰色矣。猶憶昔日飲冷水數瓊。寒冰少許。始得漸退也。

婦曰。然則汝勿易可矣。特汝今日服青色棉紗。吾意終覺未稱。

羅聞言。以身就鏡。量度上下而言曰。吾意服此未爲不美也。司攀克汝以爲何

如。

司曰。密司。吾亦以爲然。此特麥姆意耳。以吾觀之。服此果甚美也。

羅問其母曰。今日有誰至。而母必欲吾易衣。

婦曰。司攀克言見一美少年。入即將來得汝叔之財產者。吾意彼必來赴公宴。可知。

羅曰。母見之乎。

婦曰。吾未之見。惜汝父不在。否則必能導之來。然就司攀克所言。我曹辨認之。亦易。彼固美鬚眉。修軀皓齒者。

羅曰。彼斷不料我等已備知李文司東之事也。

婦曰。是何待言。倘汝二人相見。各有戀慕心。於日後事。正不無關繫耳。

羅曰。李所欲傳產者。果爲是人乎。

婦曰。據汝父言。就所聞者而觀之。此事必無疑竇。吾雖不願吾子女以財產而通婚。媾然以李文司東事言之。惟汝爲最應享受之人也。倘汝叔稍有人心。斷不肯以家產歸諸不相稔者。計舍汝父外。更無應得汝父所有。卽汝所有。則汝正不必於適人後始得之。

司探首入。謂鳴鐘畢。諸貴婦咸下樓矣。婦遂以手搓擦雙頰而下梯。時裘果入席。與羅相向坐。然裘曾不措意。是時囊中所有不及五鎊。初不料消耗如此之速。更不知於何處復能得之。卽格來武之處境亦頗窘迫。家庭中時有違言。蓋格爲李猶子。律法應得受產之人。當李在印度時。富名久播。且聞謠傳。謂決計以產業傳諸格來武。云格遂視其從父之產爲己有者。然任情浪費。備極豪華。叔氏之產未歸己之所有。已盡。幸娶婦甚富。舉止益豪。且好爲大言。不知者必以爲鉅富也。

當李自印度歸。至葆此毛甫欲登陸。則格來武已竚立於海岸。待其從父之來。顧亦深知李之素性。決不肯以財產與之。未嘗不自知其希望之誤。

然格雖自知其誤。而希望之心終不稍息。遂令其妻女常詣李省視。冀得其歡心。然李所欲傳產者。究爲何人。彼不得而知。及遇必烈於車中。始知爲裘來。蓋治夫必所共語者。乃爲李之從子。又爲李一意承產。寢饋不忘之從子。是非第

必。所。不。及。料。抑。亦。格。所。不。及。料。也。然。非。格。故。作。大。言。必。猶。不。至。受。欺。若。是。耳。  
及。後。格。之。資。產。揮。霍。既。盡。索。逋。者。踵。接。於。門。始。猶。藉。辭。延。緩。繼。則。無。可。推。諉。是。  
時。適。爲。裘。來。赴。宴。與。羅。林。旦。對。坐。時。也。

格。於。次。日。歸。知。裘。赴。宴。事。遂。謂。其。妻。子。曰。吾。必。與。之。相。見。日。後。利。益。未。可。限。量。  
遂。訪。諸。旅。館。中。歡。洽。異。常。裘。曾。於。客。車。中。聞。其。告。必。烈。言。知。必。爲。富。家。子。聚。談。  
良。久。格。遂。邀。飲。於。米。利。司。

羅。林。旦。服。其。竹。青。色。衣。寥寥。數。縷。髮。鬚。曲。成。一。小。球。對。客。媯。然。故。作。狀。態。裘。以。  
心。豔。其。富。不。得。不。故。與。周。旋。自。此。裘。與。格。往。來。甚。數。前。此。諸。友。皆。離。巴。黎。往。意。  
大。利。裘。囊。金。已。盡。不。能。復。與。偕。行。獨。居。巴。黎。愧。恨。交。集。始。悔。不。從。愛。密。蘭。言。然。  
已。無。及。矣。始。猶。寓。書。道。近。況。繼。則。並。尺。素。吝。之。其。意。蓋。深。望。愛。密。蘭。之。忘。之。也。

### 第八章

某。日。裘。之。姑。入。室。謂。愛。密。蘭。曰。吾。見。此。報。紙。於。培。克。斗。肆。中。假。以。歸。意。此。事。甚。



合於汝也。汝昔日嘗言欲得一爲人伴侶之職業。今告白所載適合。吾度其事必甚美。蓋所有願書。咸須寄往勸脫米爾。是倫敦諸會社中之最著者。

愛曰。吾嘗聞裘來道其名。邱來米爾。爲其同學友之一。且極有交誼。

姑曰。然。邱來米爾之父。與予兄。即裘來皆極相愛。試爲汝讀此廣告。

刻有某老人與一婦。欲請一少年女子爲之伴侶。必須受有教育。身分高貴。性情溫厚。容止舒暢者。

愛曰。吾安能舒暢乎。

姑曰。汝處貧困中。故常鬱鬱。及處境稍佳。卽能舒暢矣。裘來棄汝。已及一年。近更音信不通。汝端憂悵悵。徒自苦耳。

愛曰。雖然。吾必得其允許而後可。

姑曰。否。彼爲吾兄子。今者流蕩忘返。汝固不能無痛於心。卽吾亦嘗爲扼腕。今汝得此機會。不特有利於汝。實亦有利於我。且又有利於裘脫。裘愛汝。則必不

忍坐視汝於窘迫中。飢寒以死。若已棄汝。則溝水東西。汝又何必戀而勿去乎。且彼老人所求伴侶。必非操艱難重累之役者。吾爲若諾之。吾雖不與米爾識。彼必以吾兄故。納吾之援引也。

愛諾之書發未久。卽得有覆音。令愛密蘭躬至倫敦。一面覲之。姑卽命於次日啟程。謂成事必可操券。

愛曰。特不知裘以爲何如。

姑曰。是毋足慮。速往治裝。請勿復以裘爲念。

愛旣至倫敦。米爾情意優渥。卽命暫寓於家。待事成始去。且曰。汝若合老人意。待汝必厚。且起居服食。皆極安適也。

愛曰。然則此老人何名。年幾許。

曰。其名今猶不能相告。年則六旬有五。彼昔亦有一上等婦人爲之伴侶。今忽患重聽。且甚於其主也。

愛駭曰彼二人皆重聽乎

曰汝毋懼。凡聲音之合於其耳者。彼均聽之。汝之聲。彼必樂於入耳。

愛心竊自悔。此來所費。足以贍家二星期之用。非惟不合而歸。徒勞往返。就令見錄。主既老且聾。恐彼此究難愜洽也。徒以米爾相待頗殷。未便遽退。且許於次日往見老人。此老人。讀者必已測爲李文司東矣。蓋自尼該患聾。不復能傳語。故欲覓一繼其職者。其謂米爾曰。設有合吾意者。斷不使患貧困。蓋俟吾死後。尙欲其顧視尼該。而吾必爲尼該預籌一切也。

時李文司東坐室中。置日報於案。律師米爾率愛入。李見之。自椅內起。體極靈捷。以自示其老壯。既起。墮目鏡於地。愛急趨拾之。是固敬老之常理。具見其曾受教育者。

李曰。愛者乎。謝汝。近而細察。少選。又曰。謝汝。語意益真摯。且握手。疊搖之。以示深合己意也。握手畢。曰。坐。汝何所言。汝自思能與態狀。龍鍾性情。迂僻如老夫。

者相處乎。

愛面微頰曰。吾自度能之。

李曰。甚善。汝試爲之可耳。顧謂尼該曰。汝以爲何如。米爾笑曰。汝又忘其鬢矣。李頷之。笑謂愛曰。我二人皆衰年重聽。汝駭懼否。

愛曰。否。無論何等職業。要皆有艱難處。亦在爲之者何如。

李亟讚曰。誠然。汝言誠然。特以少年女子。嚴閉室中。與視聽不靈之二老人相處。終覺其可厭耳。

愛曰。雖然。貧乏之苦。更甚於此。

李又頷之曰。吾當竭力。使汝安居於此。又共話良久。不及薪金。米導愛馳車歸。乃復入。與李密談曰。此女名台林。爲大佐台林氏之孤女。由君與吾老友之妹培士蓋治所介紹也。

李聞蓋治名。頓萌疑意。或者此女與裘相識。特來侍左右。以窺伺吾祕密者。然

女殊可愛。又不忍捨之。乃謂米。明日來取吾回語。

米歸後。與愛語。愛意極願。米謂汝既合此老意。其他利益。姑置勿言。卽以薪金論。每年已可得三百鎊矣。

愛欣然曰。今者汝可告吾以此老之名矣。

米曰。其名卽李文司東君也。彼爲此間巨富。想汝亦必曾耳其名者。

愛聞李文司東之名。色驟變曰。彼耶。

米曰。何聞其名而駭詫若此。

愛曰。嘻。何不幸至此。蓋愛之意。謂旣知裘來承產之事。而吾復處於其家。殊屬非禮。況季知之。亦不能不吾疑也。

米曰。何哉。汝所謂不幸。

愛曰。此中有祕密原因。吾不能復受此職業矣。

米再三誘導。無如愛堅欲告辭。且願卽歸培士。米不得已。具白於李。李且疑且

喜且惜。疑者以天下事何竟有相遇若是之巧。喜者其聞吾名而決然舍去。是非非爲窺伺而來。惜者此人去後欲再求一若是之靈捷美備者恐難其選矣。然以其辭之堅亦不能固挽。而米則語愛暫居其家。當爲之別覓職業。米妻弱而多病。淹牀蓐者有年。愛侍疾惟謹。米遂堅留之。每歲酬以百鎊。愛感其真摯。亦遂許諾。自此居米爾家。而裘則音書中絕。愛思念之心久而不釋。及米子邱來米爾歸。邱本與裘同學。且交密。聞愛爲裘來情婦。情殊悵然。

邱與愛同屋而居。共案而食。愛情日切。思娶以爲室。惟知其爲裘來所眷。姑置勿言。及後裘既絕問。更不知其蹤跡。遂私自其意於愛。愛亦深眷於邱。況米又爲著名之律師。既資產。廩豐且愛與其家人亦殊相得。此事固所深願。特以與裘前盟具在不肯。口血驟寒。遂婉謝之。許以異日。邱旋又遠出。臨行布腹心於其父。父亦不謂其非。聞愛婉謝之言。敬之益甚。

一日有包林者。問及密司台林之近狀若何。米遂告以訂婚不成之故。彼實與

吾老友之子裘來蓋治。有約於先。米又以此言白李。李默念此女家境雖貧。而其容止心術。具足令人愛重。裘能得此女依戀。則其爲人。要亦不劣。若以必烈一言之過。而遽奪其本來可得之財產。未免屈抑。遂不禁以憐愛者。憐裘乃別。延一律師。繕成遺囑。家產仍歸裘來。此事不特外人所未知。必烈所未與聞。卽米爾亦茫然不覺也。

## 第九章

李設宴招米夫婦。命與愛偕來。以示親愛。愛不知赴宴之日。正裘來蓋治婚娶之時。裘僑居巴黎。囊金已盡。見格來武。服用豪奢。況又聞其客車中之大言。謂遍歷地球。欲購置一當意之產。而不可得。度其必爲巨富無疑。至於羅林旦之色。微特非愛密蘭比。卽平常女子。猶遠勝之。然裘涎其資產。因求援繫於格。而格又知其將來欲承襲李文司東遺產。更何惜以醜女易之。遂深悔以前孟浪不當。往訴車中之事於從父之前。乃往詢必烈。謂李嘗易其遺囑否。必烈堅稱

未易。否則吾必知之。格遂納裘來爲壻。其實翁若壻皆孳孳謀利同挾一不可告人之獯計而已。

裘既娶羅。始知格亦專事詭譎爲生者。不過手段較爲敏捷而已。而羅又搔頭弄姿。可憎實甚。始追悔無及。既而翁壻交困。共謀生財之計。格命再往必烈處貸之。裘告以前次已極罄錯。斷不能復向啓齒。格謂此特汝才力有限。設計未工。遂與偕往。必本無多貲。僅以生業漸盛。稍有薄蓄。何能供無厭求。至是遂峻拒之。謂一聽汝曹白於李文司東。斷不能填慾壑云。格等無奈。遂謂裘曰。汝盍往見吾從父李文司東乎。汝云吾從父與汝父爲至交。況彼欲以財產盡歸於汝。斷不忍坐視汝飢寒以死也。

裘曰。吾所慮者。往見之。適以自誤耳。況彼又深恨汝。若知我等已聯姻誼。是非徒無益矣。

格曰。誠然。特吾意可寓書自道貧乏。至遺囑一事。佯爲不知。惟乞其稍加伙助。



見則先謝冒昧之罪。彼若問及必烈之言。汝云必酒後妄言。非特吾不之信。卽他人亦不之信。吾從父素性。易憎人亦易愛人。得當其意。則後福正未可量。不見尼該乎。彼自少憐之。老而勿忘。且已爲之預籌後步。總之事之成否。全在汝機警何如。汝母疑。且來與吾繕書。

裘本一胸無定見者。況又迫於經濟。遂悉遵格言書之。書發得李覆。囑刻期往。赴讎。裘臨行格戒之曰。汝萬不可言婚事。彼嗛吾甚深。言之必害汝利益也。裘且喜且懼。旣至。李延接良殷。始詢其裘父事。旣以所操何業詰之。

裘曰。吾父本命入禮拜堂。嗣以此事非吾所欲。擬從事軍營。或其他職業之合於吾意者。遂中途廢讀。且自父歿後。生計益窘。勢不能復留學堂也。

李曰。然則汝何所爲。

裘曰。半賴老父所遺器具。鬻以爲生。頃寄居同學家。并乞其代覓生業也。

李曰。計亦左哉。今欲何爲。

裘曰。不論何事。相稱者無勿爲。

李曰。與汝相稱者果何事。

裘曰。吾有志於軍事久矣。

李曰。汝年太長。其他豈無之乎。

裘曰。得一職業也可。

李忽問曰。汝於娶妻事若何。

裘曰。妻子耶。正恐益增吾困難耳。

李曰。設其爲襲有遺產者。則若何。

裘曰。貧困如吾者。固無不樂有之。言至此。又囁嚅曰。婚而豔其利。是無愛情者。

也。

李曰。嘻。何哉。汝所謂無愛情者。設其貌寢而遺財甚富。則何如。設其容色性情。

無不可取。而爲窮武員之女。又何如。

裘聞言頓憶愛密蘭。不覺兩頰漸紅微露。已娶之意。

李曰。是則茲事有變矣。吾聞汝言。重抱不安。而吾所以爲彼謀者。乃徒勞矣。吾實告汝。吾欲以此間色最美。性最和。才最備。而承受遺產最富之女子。妻汝也。汝母固却其三思之。

裘曰。是不能言時。憂悔之容。出於常度。

李曰。吾或可爲汝代謀一職業。然以武事論。謀者孔多。發達又緩。至書記等事。則所入甚菲。且受束縛不得自由。計不如坐享豔福。安受遺產之爲得也。

裘仍固辭。李搖其首曰。然則汝母後悔。遂命於第八日。九句鐘來。或有當意之覆音。未可知也。

裘甫及門。李復呼之曰。然則汝既娶者。亦豐於財乎。

裘來曰。否。否。無之。

屆日。李召律師。成遺囑。並簽字其上。又邀米爾夫婦。及愛密蘭於夕七句鐘赴

宴衆圍坐室中。裘在樓下。擲門而入。仍令人邀坐書室中。李請諸客稍待。急趨書室。是時舉動輕捷。爲三十年來所僅見。含笑而言曰。少年乎。吾已爲汝求得一事。此事恐未必不合汝意。汝歸後嘗以吾當日所言三思之乎。

裘曰。何事。

李曰。無他。婚事而已。吾所言之少艾。今亦在樓。彼深願爲若婦。恐汝見之。亦未必全不相識也。

裘詫曰。斯何人乎。此時心如轆轤然。凡已過現在未來之事。咸轉輾方寸中。欲言而喉已涸。舌已裂。口已瘡。良久良久。始喘息言曰。是不能。

李笑曰。汝所志旣若是之堅。予勿能奪也。然使汝親見此少艾。恐汝亦不能再卻矣。予當爲若呼之。裘未及答。而李已如競走者之獻技。然飛步而出。

裘思欲遁去。又恐觸李怒。非惟職業不能得。卽遺產亦不能獲矣。遂強坐注目門上。忽門啓。李推一女子入。曰。汝試觀。汝識之乎。汝不愛此女者。吾亦何必爲。

汝代求職業。俾免於飢餓乎。裘大駭曰。噫。密司台乎。

愛密蘭既入門。遂闔李。條然自去。二人相見。不作一言。然愛密蘭遽挽裘臂。溫語慰藉之。而裘若不聞。

未幾。李入執數紙於手。曰。來。汝二人相愛久。各訂盟誓於前。終當爲夫婦。此紙二十萬鎊。爲愛密蘭婚嫁之用。吾就木後。彼尙當爲吾之承產人也。愛顧裘而笑意極歡。慰蓋猶不信裘之已娶也。

李言畢。挈二人登樓。與諸客見裘。面無人色。垂首不發一詞。衆咸不解。惟尼該耳目力均。衰不以爲意。李與米爾耳語曰。彼今作此態。明日當自愈耳。宴畢。均起辭。愛執裘手。諄囑曰。汝明日必顧吾。

裘歸叩其妻。父格來武之門。執燭入室。鍵之。取手槍自擊其腦。舉家聞聲咸集。破門入。則已死矣。

羅林且於數月後亦死。遺一子。愛密蘭重周恤之。又數年。愛悲痛稍減。乃與邱

---

乃米爾成嘉禮焉。

中華民國二年十二月  
初版

此書  
有著作權  
必究

（小說本車中語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壹角）

原著者 美國加撒林克羅女史

譯述者 平湖甘永龍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保定奉天龍江吉林天津  
濟南開封太原西安成都重慶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安慶長沙桂林漢口南昌雲南  
蕪湖杭州福州廣州潮州香港

地 圖

民國成立  
版圖一新  
留心時局  
之士咸欲  
得一良好  
地圖以體  
察各地形  
勢本館所  
出地圖共  
有數十種  
類皆調查  
詳確印刷  
精美茲擇  
其最要者  
列目如下

- |               |               |               |  |                 |  |                 |                      |                |                |
|---------------|---------------|---------------|--|-----------------|--|-----------------|----------------------|----------------|----------------|
| <p>● 中國全圖</p> | <p>● 中國地圖</p> | <p>● 各省全圖</p> | <p>▲ 山東<br/>▲ 湖南<br/>▲ 江蘇<br/>▲ 浙江</p> | <p>● 各省明細全圖</p> | <p>▲ 四川<br/>▲ 湖北<br/>▲ 山東<br/>▲ 湖南</p> | <p>● 袖珍各省地圖</p> | <p>▲ 直隸<br/>▲ 江蘇</p> | <p>● 京漢鐵路圖</p> | <p>● 津浦鐵路圖</p> |
| <p>一元八角</p>   | <p>一角</p>     | <p>每幅一元二角</p> | <p>▲ 湖北<br/>▲ 安徽<br/>▲ 四川</p>          | <p>每幅八角</p>     | <p>▲ 浙江<br/>▲ 直隸<br/>▲ 江蘇<br/>▲ 安徽</p> | <p>每份二角五分</p>   | <p>▲ 湖北<br/>▲ 廣東</p> | <p>三角</p>      | <p>角</p>       |

74.57  
30